

# 易卜生预言了 19 世纪末的 金融危机？

博克曼式的悲剧，不过是 1899 年挪威金融危机的冰山一角。

文 | 学院胡同观察

画家蒙克和戏剧家易卜生，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前者在《呐喊》中画下扭曲的面孔，闻名于世；后者创作的《玩偶之家》被世人熟知。他们有交集吗？有，而且交情还不浅。易卜生常在咖啡馆里开导蒙克，而蒙克曾为易卜生画肖像画，也曾为他的戏剧作画。

这里要说的就是这样一幅戏剧明信片——《约翰·加布里亚·博克曼》。

这幅作品有两个版本。一幅是作为明信片兼宣传海报的素描版；另一幅则是剧照，布景更为丰富。能看到雪夜里，有人驱橇远去，有人伫立沉默。熟悉戏剧《约翰·加布里亚·博克曼》剧情的朋友都知道，远去者是博克曼的儿子遏哈特，而伫立送别者则是博克曼、他的妻子耿希尔德和旧情人艾勒。

一般人认为，画面前景的老人是易卜生；也有说法，说这其实是博克曼。1910 年，蒙克一边为这部戏剧作画，一边向他的画家朋友拉文贝格（Ludvig Ravensberg）说到：“易卜生在他的祖国，就好像在雪夜里淋着雪……那是易卜生自己，也是他心目中的挪威……有时我觉得，博克曼就是易卜生；而当作画时，也必须进入到那样一种感觉：我就是约翰·加布里亚·博克曼。”

那么，博克曼是谁？他是易卜生笔下的一位银行家，



一度有望入选内阁并掌握国家大权。尽管后来因挪用他人存款用于投资矿山而身陷囹圄，忆往昔时他仍是雄心万丈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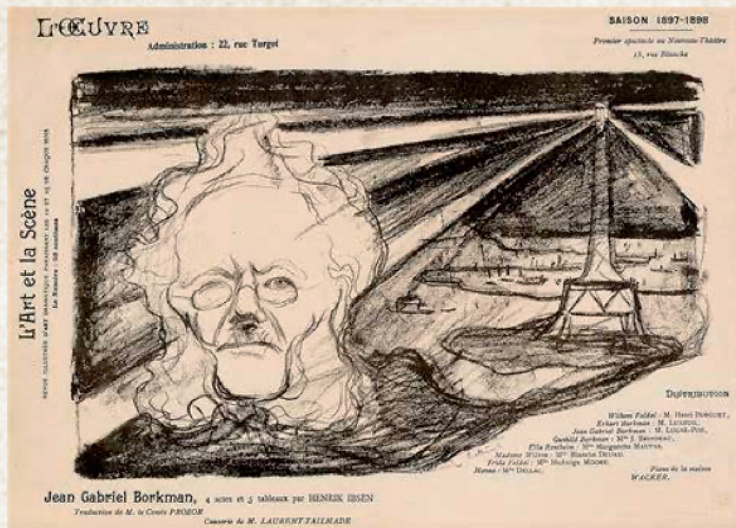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好像摸着了埋藏在地下的几百万财富，我看见金属矿脉向我伸开它们的曲折、蔓延、招引的手臂。那天晚上我拿着蜡烛站在保险库里的时候，它们好像是一群活的东西，在我眼前出现。你们要自由，我想解放你们。然而我的力量不够，这些宝藏又陷到地下去了。”

那是怎样一个时代？19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，随着木材工业的迅猛发展和房地产的繁荣，挪威各行各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。繁荣在 1860 年达到顶峰，国会于 1894 年决定恢复从奥斯陆到其他几个城市的铁路建设，这进一步加强了奥斯陆的房地产繁荣，进而推动了土地投机和新房建设。

城市的发展，吸引了新的人口流入。有统计表明，在 19 世纪 90 年代，奥斯陆的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5%。用博克曼的话描述那个时代的抱负再合适不过：“你看得见海峡里大轮船冒烟吗？没有？我看得见。你听下面河边的声音！工厂在开工！我的工厂！那些都是我想创办的工厂！听！你听见它们轰轰地响吗？夜班上工了——它们日夜都工作。”

易卜生紧紧盯着那个时代和里面的佼佼者，发现他们身上正涌现出许多不祥之兆。莫雷蒂（Franco Moretti）





在《灰色地带——易卜生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指出：“易卜生十二部戏轮回地呈现着那个社会总体，那个由造船商、工业家、金融家、商人、银行家、开发商、行政官员、法官、经理、律师、医生、校长、教授、工程师、牧师、新闻记者、摄影师、设计师、会计师、职员、印刷厂长构成的社会总体。再没有别的作家如此专心致志地关注着资产阶级世界……剧情展开了，废墟之上交易没有安全可言……人们焦虑了。病了。弥留。欧洲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了：1873年到1896年，易卜生的十二部剧几乎是对它的逐年记录。”

在挪威经济由盛转衰中，作为中央银行的挪威银行难辞其咎。当时，航运服务和出口收入都促进了外汇的流入和货币的增加。货币政策过于宽松，即使不同的指标显示经济过热，挪威银行仍然无动于衷，直到国际需求下滑，产能过剩在许多行业涌现。一家银行在阿伦达尔倒闭，起因是运输业从帆船过渡到蒸汽船，旧产能被迅速淘汰，放贷款给帆船企业的银行随之破产。

来自挪威央行的葛德鲁普（Karsten Gerdrup）在《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，挪威经历了三次金融危机》中这样描述那个时期：“许多迹象表明，银行及其借贷者承担了过度风险，这加强了繁荣，但也导致日益脆弱的局面。19世纪90年代后期，商业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，比之前的趋

势快得多，六家新银行在奥斯陆成立。它们很快成为不断扩张的建筑业、制造业、经纪商和股市投资者的重要信贷提供者。有证据表明，奥斯陆新银行采取了激进的贷款政策立场。这些银行主要由年轻人管理，他们对早期的银行问题没有记忆，风险厌恶程度较低，并积极争夺市场份额。”

据载，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，奥斯陆房地产价格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，1897年上涨了27%，新增房地产公司数量从1897年的16家增加到1898年的47家及至1899年的52家。而商业银行未偿贷款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在显著增加，从1895年的20%增加到1900年的27%。

换句话说，银行发放的总体未偿贷款比例显著上升。这个时期的股票市场非常分散，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股票的交易越来越多，但有证据表明，市场非常愿意投资新股。新股往往很快被超额认购——钱集聚在了“资产阶级”特别是“银行家”手中，这些人显然没那么靠得住。

1899年夏天，挪威金融市场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不确定，贴现率从2月份的5%上升到3月份的6%，并在10月创下6.5%的新高。不确定性蔓延，股市活动减弱，一家高杠杆的大型非金融公司Chr Christophersen的破产导致债市市场崩溃。关于奥斯陆银行经营状况的谣言使货币市场状况恶化，国外的短期融资被切断，银行惜贷。挪威的几个城市发生房地产崩盘现象，银行业危机随之此起彼伏。

博克曼式的悲剧，不过是这场危机的冰山一角。考虑到这出戏剧完成于1896年，我们说易卜生以其剧作预示着几年后爆发的金融危机，或许并不为过。

在《约翰·加布里亚·博克曼》的最后，尽管博克曼嘴上说着：“他们设立了新的银行而开不下去，要请我去当总经理”，他心里却明白大势已去。走进雪夜，上一秒他眼前仍是“他开发不尽、广大无边的王国”；下一秒，旧情人艾勒的话就在耳边：“所以我向你作个预言，约翰·加布里亚·博克曼，你休想带着胜利走进你冰冷、漆黑的王国。”他听罢，晃到椅子旁边，沉重地坐下：“恐怕你的预言会实现，艾勒。”恰如斯言，危机随之而来，王国倾塌，一个时代就此落幕。□